



黑水党

袁元龙 肖容 著

团结出版社

108524

I247.5
4014

袁元龙 肖容 著

黑水党

团结出版社

I247.5
4014

黑水党

袁元龙 肖 容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1月(大32开)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5.375 印数: 1—15,000册

ISBN 7-80061-034-9/1·8

定价: 5.40元(平)

目 录

1. 徐保出山…………… (1)
2. 三杰聚义…………… (36)
3. 舟山浩劫…………… (70)
4. 智擒敌酋…………… (99)
5. 银燕凌空…………… (138)
6. 报效无门…………… (181)
7. 黑水烈焰…………… (213)
8. 三镇陷落…………… (256)
9. 名媛薄命…………… (293)
10. 虎胆冤魂…………… (331)
11. 虎穴偷头…………… (362)
12. 斗敌锄奸…………… (394)
13. 英雄悲剧…………… (428)
14. 薪传不绝…………… (457)
- 尾 声…………… (484)

1

徐保出山

黄昏的神秘来客

春寒料峭，细雨迷濛。

两顶绿呢小官轿冒雨而来，从宁波灵桥门径直向西，在湿滑的条石路上，发出“嚓咔、嚓咔”有节奏的脚步声。轿子在一家药铺门前戛然停下。高大宽阔的灰黑色墙上，写着四个气势浑厚的擘窠大楷——“道地药材”。石库门上，挂着“仁德药行”金字招牌。

“嘭嘭嘭”敲了好一阵门环，才听得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在里面问：“啥人？”

“是我——心兰！”

吱嘎一响，包着铁皮的沉重木门微启了一道缝，探出半个身子来，借着昏暗的街灯光亮，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发辫灰白而又松乱的老头子，他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来人，当他看清来者确是他们的表少爷陆心兰以后，才打开一扇铺门。

舆夫把轿杠一端倾斜接地。后面那顶轿子里，一个武弁束装的五大三粗汉子，迅速掀开轿帘，跨出轿杠，紧跟那个被称为表少爷的人，闪身进了铺门。沉重的大门立即又关上了。

穿过店堂中间两排高可齐胸的黑漆配药柜，里面就是一进深

宅大院。原来前面是零售铺面，后进才是自办采运、批发为主的药行。

仁德药行是甬城药业“四大家”的魁首。它是鄞东莫镇赫赫有名的大财主莫益土独资开设的。在药行林立的药行街上，仁德药行虽能在药材生意上压倒同业，然而真正的生财之道却全靠勾结洋商进行鸦片买卖。贩私进来的“洋土”，通过仁德药行的后院源源倾销浙东，把高档的“云土”和低档的“台浆”都挤出了阿芙蓉市场，肥壮了莫老板的家私。

可是这几天莫老板心绪不宁，老是搔着光亮亮的秃头叹气，连晚膳也无心吃。

偏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姨甥陆心兰却带着一个陌生客突然光临，心里正嘀咕着，他的姨甥却开口了：

“姨父，恕我唐突，这位是郭……”

这个陌生来客身材魁梧，眼窝深凹，鼻子高挺，皮肤很粗糙，象桔子皮一样，下巴和腮颊刮得青青的，左额留有一条二寸许刀疤，模样儿有点象洋人。但他的眼珠乌黑，外露的鬓角也是黑色的，又穿着一件福建水师的号衣，真叫人捉摸不透。

陆心兰还未把话说完，那陌生客蓦地把缨帽一掀，露出一头卷发来：“莫老板，久违了！”

“原来是您呐，郭——郭士立先生。您这一身打扮，让我都认不出来了！”

八年前，郭士立曾经和澳门东印度公司林德赛大班一起乘坐“阿美士德”号来过宁波，不过那时他的身份是传教士兼通事（翻译），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了南洋水师的一员。

莫老板记得在上海接洽“洋药”的时候，当时的郭士立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药业界的许多巨子都争着巴结他，莫老板打通好多关节才和他谋晤了一面，想不

到今晚突然屈尊来访，真是有点儿受宠若惊了。

他一边狐疑，一边却在白皙少髭的圆胖脸上挤出了谄媚的笑容，吩咐当值的小厮去东福园叫酒菜。

不一会，酒菜送到。陆心兰以半个主人的身份关照当值的把酒肴搬入帐房间，接着又挥手示意叫他们退下。

酒席上寒暄方毕，这时，从外面风风火火跑进来一个后生，白皙瘦长，三角脸儿，他是莫老板的独生儿子莫良顺。

莫老板这个土财主，一心向往着能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一块“登科”门匾，以光耀门楣。儿子莫良顺倒不蠢，只是不想读书，除此以外，不论吃喝玩乐或是做生意，门槛之精不亚乃父。

莫益土曾多次训诲过儿子，莫良顺却把眼珠儿一翻说：“阿爸，不读书照样可以得功名，你不是也捐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吗？”

莫老板对这个宝贝儿子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只好留在身边作个帮手。

见莫良顺进来，陆心兰当即向郭士立介绍：“这位是我的表弟。”

“OK！密司脱莫，您好！”

“您好，郭先生！”小莫虽是初次接触洋人，倒也从容大方，只是握手时，被郭士立毛茸茸的大手捏得有点疼。

帐房间里，四人各据方桌的一角，细酌缓饮。烛光摇曳，壁影憧憧，“噼——啪”烛花爆裂声轻细然而清晰可闻。客套的话都已说完，气氛显得有点沉寂。

“莫老板，贵行近来生意可好？”郭士立首先打破了这尴尬的冷场。

“托您的福，还不错。”

“莫老板，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真人面前莫说假，自从

贵国钦差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以来，对宝行的营业恐怕不会没有影响吧？”郭士立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的一口略带闽腔的京片子，比莫老板的宁波官话要高明得多了。他又不愧是贸易老手，词锋犀利，单刀直入。

“唔——，郭先生是个明白的人，可是禁烟的圣谕已下，我等大清子民，怎敢有违？再说林钦差已传谕沿海各省，知照一体禁烟，哪一个敢去以身试法？敝号自办运销，立足本地，温饱有余，这种担风险的生意，也就趁此歇手不干了。”接着，发出一阵“啍啍啍”的淡笑。

“哈哈，莫老板，我作为你的一个诚挚的朋友，想提醒你一下。林则徐在广东没收了我们二百三十七万两‘洋药’，难道我们就此罢了不成？请不要忘记，我们大不列颠帝国的舰队是举世无敌的！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我的老朋友，你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东印度公司是决不会亏待与我们真诚合作的老朋友的。”

郭士立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说下去：“何况贵国嗜好提神洋药的大有人在，岂能尽戒？贵国官府中有几个人肯断了这项财源的？如果莫老板肯在患难之中与敝公司通力合作，我们愿意把洋药的价格降为原价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宝行经销一箱洋药，即可获丰利百元以上，几个月下来，怕不赚它几十万元！莫老板，这可是上帝给你安排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财机会，良机不可失呵！”

郭士立的一番话，紧紧攫住了莫老板的心，几十万块白花花的番饼^①，似乎象小山一样堆在他的面前，一伸手即可抓到。然而这毕竟是要冒着丢脑袋危险的违禁之事呵！

① “番饼”为银元的别称。

“我该怎么办？”莫老板拿不定主意。他突然想起，那个曾经混迹洋场、足智多谋的姨甥陆心兰正在身旁，立即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希望他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点主意。

陆心兰心中明白，却故意眯缝着眼睛，悠然自得地装做看不见。

陆心兰本是慈城一秀才，自恃才高，没想到接连三场省考铽羽而归。他一面痛恨试官有眼无珠，一面又悲叹自己的怀才不遇！陆心兰不甘心科举落泊，顽强地要另谋一条踏上青云的路，干出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来。他细察当今潮流，认为西学洋技的前途未可限量，因此游历沪、穗，改学西医及格致等学，又结识了华德混合血统的传教士郭士立。他预感到大清帝国象行将倾圮的大厦，今后要图进身，最宜借重洋人之力，于是改信上帝，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可是重回宁波之后，只营谋到一个府衙户粮书吏的职位，仍是郁郁不得志；但他并不甘心俯首听命于命运的摆布，总想伺机脱颖而出。“哼，我陆心兰岂是一个久居人下之人！”

这时见姨父频频向他示意，而郭士立的外表虽咄咄逼人，其实内心也焦躁得很——这从他瞬间即逝的眼神中偶而会流露出来，所以陆心兰不忙于回答，只是微微哂笑。

直至莫老板再次催问时，他才摸摸下巴，微蹙双眉，脸上露出凝思的神气，不缓不急地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兹事体大，更需缜密筹划……”

“哎呀，我的表哥，勿要再吞吞吐吐酸溜溜地咬文嚼字好不好？有话快讲嘛！”莫良顺确有点不耐烦了。

“表弟，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你打断了。据我看哪，要做这宗生意，首先要选择好最隐蔽而又最合适的交接货物地点；其次，要烧香敬佛，舍得花小钱，才能赚大钱；第三嘛，要正正名，比方说，是否可把洋药加加工，取名‘戒烟丸’，岂不名正理顺了！”

“戒烟丸——妙极了！表哥真不愧是吃饱了洋墨水的智多星！这样一来，说不定府、县太爷还要给仁德药行送匾挂采呢！”小莫高兴得蹦了起来。

郭士立也觉得他的这个助手确实工于心计，决非平庸之辈，连忙举杯：“预祝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干杯！干杯！”酒盅儿碰得叮啷作响。

在危崖绝壁的一刹那

钱湖之东，山峦起伏，其中有一座高耸挺拔的山头，叫做望海峰。只要天气晴朗，登上望海峰眺望，二十里外形势险要的象山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人迹稀少的望海峰上突然闯来三位陌生人，他们轮流使用一只单筒望远镜向海港探望，一边又在一张图纸上指指点点，比比划划。

这伙人从山顶下来，翻过两个山头，发现有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岩洞，洞口杂草丛生，洞内窸窣作响。那个年轻的后生被好奇心驱使，上前拨开洞口的灌木杂草，俯身从洞里搂出一头长嘴尖耳（与常见的招风耳不同）的猪崽来。正在高兴地逗玩时，猛地从远处窜来一头硕大的野猪，嗥叫着向这伙人扑来。

谁都没防到会发这样的惊变。那个后生慌张地从腰间拔出“小六门”手枪，对着扑上前来的野猪“砰——砰”连发几枪，一颗子弹穿进了野猪的面颊，另一颗击中前蹄，其余几颗都打偏了。可是中弹的野猪并没有倒地，它格楞了一下以后，反而加倍疯狂地向开枪的人扑来，吓得小伙连呼“救命！”转身就跑。

在这危急时刻，枪声又响了。一个高鼻子和满腮胡茬的大

汉，从另一个方向开了枪，又有二颗子弹射中了野猪。伤枪的野猪有个习性，哪里有枪声和硝烟，就往那里拼命，于是丢下小伙改向那个大汉追扑过去。

俗话说，“伤枪野猪，胜如猛虎”，它，左眼淌着殷红的血，眼球里闪着惨绿的幽光，硬鬃根根直竖，张着大口利齿，不顾腿伤，直向大汉追去。被救的后生和另一个伙伴，心里固然害怕，但又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伙被野兽噬死，便跟在后面大声呼喊：“救人哪！快救人哪！”

任凭那个大汉腿长步快，山路崎岖，不一会已累得气喘吁透不过气来，与野猪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那大汉一手执着一支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一手握着一管黄铜的望眼镜，脸色惨白，准备作最后的一搏了。

眼看一场人兽相搏的惨剧顷刻就要发生。只听“轰”然一响，野猪骤然抖动了一下，山谷里荡起了久久不息的回声。原来有一个樵夫从另一侧对野猪开了枪。这头疯狂的畜生，在垂死挣扎的最后一瞬间，本能地掉转方向，凶猛地冲向采樵人冲去。

樵子矫捷异常，免起鹞落，飞奔在山道上如履平地，而野猪在后紧追不舍。眼看他快被这畜生追及了，五十米，三十米，十米，五米……，出现在樵子面前的竟是断崖绝壁的天打岩。岩下嶙峋的狼牙尖石，不论是人是兽，摔下去准会粉身碎骨，何况飞奔中很难霎时收住脚步。但樵子好象全然不知危险当头，依然向悬崖尽头奔去，直至与野猪相距仅三步光景，只见他敏捷地向右一个闪腾，双手攀住伸出悬崖的一株碗口粗细的新松，就象猿猴一样的上了树，而那头不知死活的畜生，却依旧向悬崖冲去，落向百丈深谷之中。就在这一刹那间，又见寒光一道，疾如闪电，“嗷嗷”几声惨叫从涧底传来——一柄纯钢猎叉如箭一般飞去，正洞穿那畜生的躯干。这一切都发生在间不容发之际，把三个被救

者都怔呆了：原来掷出这柄猎叉的乃是一个身穿红袄的刚健婀娜的女子。这对男女樵子看见野猪已经坠崖而死，便双双背起砍好的柴枝朝山下而去。

三人赶忙上前拦住他们，感谢救命之恩。双方一打照面，那个被救的后生“啊”的一声惊叫出来：“啊——，原来是徐——徐大哥！”

被称为徐大哥的壮士这才看清，这个后生正是鄞东穷哥儿们的死对头莫老财之子人称“没良心”的莫良顺。而另外两个人呢，其中一个眼眶深凹，高隆的鼻梁而鼻尖又向下微弯，一头卷发，满腮胡茬，身穿黑色教士服饰，分明是一个洋人！还有一个四方脸儿脑后微见腮骨的年近三十的人，则不认识。这两人既与莫良顺在一起，谅也不是好人。救了这一伙人，心中真有点儿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也不该后悔，不管他好人坏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呀！

与莫良顺同行的两个人正是郭士立和陆心兰。

他们三人自从药行密议之后，郭士立就提出要陆心兰和莫良顺陪着他去大嵩江出海处实地察看一下货物的交接地点。大嵩卫所把总纪辉是小莫的把兄弟，洋大人要看港口，又有盟弟和陆府办陪着，纪辉巴结唯恐不及，所以一切都很顺利。郭士立示意陆心兰绘下港口的地图。回程时，途经下岙村，看到一座巍峨的山岗，面对东海突兀而起，郭士立兴致勃勃要攀登上去“观光”一番。其实他的真正用意想在顶峰的鸟瞰中，仔细校核一下刚测绘的港口草图，不想在回程途中突发了这场变故。

这两个男女采樵人是谁呢？就是徐保和他的妹妹银燕。

徐保兄妹平时采柴度日，随身带着火枪和猎叉，顺便猎获一些兔、麂之类的小动物捎回去。徐保生性刚强，但为人醇厚、热

心，老是把自己家中为数不多的柴米和打猎而得的野禽小兽分送给生活困难的乡邻，又常常替别人排忧解难，所以周围的乡亲们，不分年老年幼，见了他都亲昵地尊称他一声徐大哥。

当郭士立等三人在望海峰上指指划划时，早就引起了他兄妹俩的注意，因此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伙人到荒山野岭干什么来的？其中一人手里还拿着千里镜，那千里镜是洋人才有的呀！

当小莫再三向徐保道谢时，徐保只在鼻腔里“哼”了一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声哼是表达什么意思。他扫视了这三个人一遍，回身就走了。

“徐大哥，你救了我们，我们岂能知恩不报？待小弟回家之后，一定禀明阿爸，重重酬谢于你。徐大哥，往后有什么事用得着小弟，尽管找小弟好了！”小莫边说边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小莫觉得这是一个结识这位身怀绝技好汉的难得机会；能把徐保笼络过来，今后不会没有用处。

“那好，我徐保只求你一件事：你们快把龚老大放了！”

莫良顺怔了一下，随即强自镇静下来答道：“啊——你说什么？徐大哥，你说的龚老大是不是在上月底被官兵抓走的那个龚祥法？这桩事我虽听说过，却不知他目前被押在哪里。”

“既然如此，徐某领情了，后会有期。”徐保有点愤愤然，冷笑一下，回头就走。

小莫赶上前几步，拦住徐保说：“徐大哥，你别急，既然是你所托，我一定尽力设法去打听，一有消息，立即奉告。”

“这话算数？”

“五天之内，一定给你回音！”

“好，一言为定！五天之后，我亲自到府上来讨回音！”

野龙岛雾海沉船

“雨水”节令刚过，江南的雨水真的多起来了。

仁德药行的一艘货运帆船，满载着茶叶、生丝、贝母、大黄，还有大米，牛肉、新鲜蔬菜等，趁着午夜子时涨潮，悄悄驶出了大嵩江，向象山港海面进发。驾船的老大叫龚祥法。

风顺帆满，船头冲开两行白练，浪花拍击着船舷，帆船随浪颠簸着快速前进。直至启明星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东边天际的时候，帆船已快行驶到西磨盘洋面了。

尖利的海风吹到面颊上，象针刺般生痛。时断时续的细雨，在船头前织成了一片薄纱似的雨幕。

龚祥法心里嘀咕着：往常出海，货船总是在东渡口外的大道头启航，今天为什么要老远老远的绕道大嵩？是不是因为镇海关外洋面不安宁才改道的？而且这次船内装载的肉类和蔬菜，它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出海的需要，这又是为什么？

渐渐地，他望见了远处停泊着一艘没有旗号的趸船。押船的头脑立即关照龚老大向庞大的趸船缓缓靠拢。帆船靠上趸船以后，一袋袋粮食和药材往甲板上吊，然后再由华工苦力背入趸船的下舱；另一方面，又从趸船上用网兜吊下来一箱箱“洋药”。龚老大对这些都不关心，他蹲在后舱板上巴嗒、巴嗒吸着他的旱烟。

可能是雨后的甲板发滑，一个滑溜，一只沉重的“洋药”箱从一个上了年纪的苦力背上摔了下来，箱裂板折，一包包“洋药”四处乱滚，有的包纸破碎，赫然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块块乌黑带有光泽的洋土。有球状的，那是巴特那鸦片；也有饼状的摩拉瓦鸦片……

龚老大恍然大悟，原来莫秃父子暗地里在干着伤天害理的勾

当。

龚老大是个曾经沧桑的人，三十年前——还是嘉庆仁宗皇帝在位的时候，龚祥法就是李长庚水师中的一名年轻驾长。他的航海技术是顶刮刮的，特别在闽浙一线，不论什么风云沙线，礁石分布，洋流变化，都了如指掌，因而以“活海图”出名。李长庚在抗击安南（即今越南）豢养的夷盗战斗中不幸壮烈殉国，龚祥法又投入王德禄提督麾下，曾在黑水洋歼灭夷盗蔡牵的战役中立过战功。卸甲以后，回到鄞东故里，经别人的说媒，跟殷湾女子殷翠翠结成了夫妻。不久，生下一女，取名秀姑。如今殷翠翠已成了两鬓有丝的龚大妈，秀姑也一十八岁，长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莫益土久慕龚老大之名，知道龚祥法行船最稳当，人又忠厚可靠，所以执意要聘他为仁德药行的货船老大。

这次龚老大亲眼目睹偷运鸦片的情景，他痛悔自己上了莫秃头的当，但表面上却不露一点声色。

这时，见一个翘胡子的洋人闻声赶了过来，举起皮鞭一阵狠抽，把刚才失手的华工打倒在甲板上乱翻乱滚；那洋人又重重一脚，踢得他只会呻吟，无法动弹了。龚老大见洋鬼子如此欺凌同胞，真想上前去给他一顿教训，无奈船上洋鬼子人多势众，又有洋枪洋刀，自己赤手空拳独自上去，只能吃眼前亏，只得强忍怒气，压下心头之火。

忽然，龚老大发现那个正在扬鞭逞凶的洋鬼子身边抖落一卷东西，正好落在他的后舱附近。龚老大伸手悄悄拾起，拿到后舱展开一瞥，天哪，竟是一幅海港地图！虽然图上密密麻麻注的全是洋文，但他认得出来这是一件机密的东西，乘人不备，赶紧纳入袋里，佯装着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继而一转念头，不妥，洋人失了图，必不罢休，说不定会来个全船搜查，于是他略一思

索，便借着检查桅顶的滑轮，缘杆而上，把已经折迭起来的海图悄悄地藏 在桅顶的隙缝中。

果然，货物刚装卸完毕，龚老大正打算解缆起锚的时候，篷船上哨声迭吹，一阵混乱。一个通事手扶舷旁栏干，俯身向龚老大连声呼叫：“汤姆斯船长通知：不许开船，听候检查！”接着，一队挎枪的外国水手跳上仁德药行的货船，把帆船里里外外角角落落舱面舱下都翻了一个遍，对船上 的每个人也都毫无例外地搜了身，一个黑水手还顺着舵把跳下水去，把没入海水那部分也细细摸了一番。实在查不出什么，才悻悻而回。

返航途中，龚老大心潮起伏：外面早已传说，自从林大人在广东禁烟以来，洋鬼子的兵舰炮船大批集结在虎门口外，蠢蠢欲动。偏在这个时候，洋船上落下海图，当洋人发现丢失海图的时候，又这样兴师动众，这就恐怕不是单纯的走私做买卖的事情了。

“我该怎么办？”最妥当办法当然是回去跟徐大哥商量一下。龚祥法虽比徐保年长二十余岁，但他也跟着大伙叫“徐大哥”。转而又是一个念头闪过：这船“洋烟”足足有几百箱，每箱重一百二十斤，该有多少鸦片，要毒害多少同胞呐！如果让它运到了大嵩或咸祥，再要毁掉这批毒品就难了……

春天的气候是多变的，尤其在海上。接近黎明时分，风向开始转为东南，雾幔越来越浓重，能见度也越发差了。正待抛锚下碇，突然船身一阵剧烈震动，船底裂了个大口子，海水从舱底大量涌入。龚老大和水手们拚命堵塞漏洞，终因裂罅过大而无法挽回，眼看着这条帆船渐渐地沉入了海底。龚老大等仗着水性娴熟，泅水到野龙岛上。第二天的日中，才由过路渔船救回。

出事后的隔二天，莫老板父子闻讯急急赶来龚村。莫老板的

一双鹰眼闪烁着阴冷的目光，仿佛要刺透龚老大的心一样。

“龚老大，你好哇！我这样信赖于你，你……你却让我栽筋头”莫老板失去了往日的矜持，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颤了。

“莫老板，这话说得太过份了吧。前天夜里，雾这么浓，你又限时要我们赶回，没想到船触上了猫礁。唉，真是断命的雾，断命的猫礁！”龚老大面现红潮，显然是在发烧，他喘了口气又接着说下去：“莫老板，海上行船，谁都免不了有个失手的时候，正象俗话说说的，‘哪个老大不翻船？’何况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料到！”

“嗬嗬，照你这样说倒是我冤枉你了！那么，我问你，失事之后为什么不马上来见我？”

“我们几个人都冻得半死，一回家就病倒了，你不信可问我的老伴。”

龚大妈生怕老伴闯出祸来，赶忙吩咐秀姑给莫老板他们泡上两杯茶来。

当秀姑把茶杯放在八仙桌上时，莫良顺陡觉眼前一亮。姑娘细长秀眉下，配着一双乌黑透亮的眸子，恐怕连最清冽的钱湖水都比不上它的明亮；晶莹如玉的鹅蛋脸儿，虽然紧绷着，一对迷人的酒窝仍隐约可见。她紧裹着一件雪青色湖绉丝棉袄，下系一条浅蓝长裙，配上苗条的身子，仿佛是一朵刚刚出水临风摇曳的莲花。莫良顺的灵魂儿被摄出了窍，两只贼眼滴溜溜地在秀姑身上转个不定。

莫老板一时盘问不出什么破绽，勉强改怒为笑：“嘿嘿，龚老大，阿拉宁波人有句俗话，‘铜钱银子短，人面长，’后会有期吧！”说完，拉着儿子悻悻地离开了龚家。

小莫象掉了魂魄似的，迟迟不肯举步。终于拗不过老子，出门时还是一步三回头的。